

钱穆先生著作「新校本」

錢
穆

宋代理学三书随劄

钱穆先生著作

[新校本]

宋代理学三书随劄

钱穆 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宋代理学三书随劄 / 钱穆著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108-7896-1

I. ①宋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理学—研究—中国—宋代 IV. ①B244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19618号

宋代理学三书随劄

作 者	钱穆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责任编辑	周弘博
封面设计	陆智昌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7.625
插页印张	0.25
字 数	163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7896-1
定 价	4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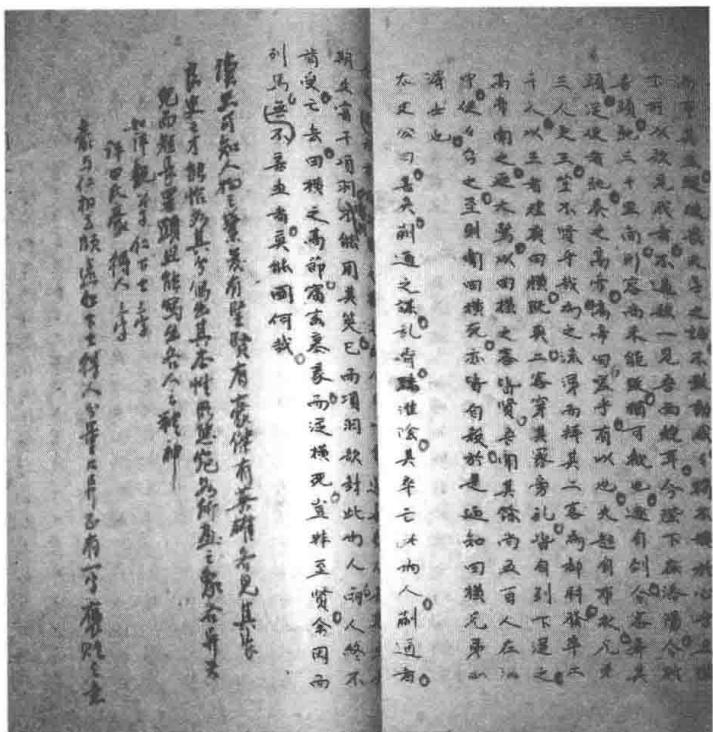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钱穆先生著作

[新校本]



钱穆先生



钱穆先生著作

新校本说明

钱穆先生著作简体新校本，经钱胡美琦女士授权出版。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所编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繁体版为本，进行重排新校，订正其中体例、格式、标号、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，内容保持《全集》版本原貌。

一九八三年十月，钱穆先生将自己在一九八一年秋至翌年之夏，为文化大学史学研究生讲授《周子通书》及《近思录》时所作劄记，与读《四书集义精要》所作劄记合编，并附同时期所撰《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》《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》《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》《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》四文于书后，交由东大出版公司出版。一九八八年，先生重编《国史新论》，将前两篇论士之文改隶该书。编辑《全集》时，仍遵先生之意，删去此两文，又依类将后两文分别移入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(五)与《文化学大义》。

九州出版社

序

余自八十后，双目模糊，已不能再读书，但亦不忘时有所撰述。一九八一年之秋，迄于一九八二年之夏，为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诸生开讲周濂溪《易通书》及朱子、吕东莱所合编之《近思录》。随讲随作劄记。又元代刘因所编朱子《四书集义精要》一书，字体大，略能诵读，亦写为劄记。合编为《理学三书随劄》。于余旧撰《宋明理学概述》，及所收入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中自宋以下有关理学诸篇，以及《朱子新学案》一书，或有重复义，或有新出义，读者合而观之，亦可见余对理学见解之一斑。

余又同时有《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》上下两篇，亦附编于本书之后。窃谓自战国以来，中国社会特有士，乃中国传统的一大特征。两汉以来之儒林，宋、明以下之道学，皆士也。即道、释两家之中亦多士。明于其所以为士，乃知其所以为学矣。亦合而观之，乃庶知中国学术之大统。再以会合之于中国历代之史实，则知凡学之成体，亦必兼有其用矣。其所为学之是非

得失，高下大小，则必凭史实而衡定之。又《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》一文，为余应美国在夏威夷召开世界朱子哲学会议之邀，未克出席而作。时为一九八二年七月。又《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》一文，为余应香港中文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学术讲演之邀而作。时为一九八三年四月。此两文亦并附于后。是为序。^①

一九八三年夏钱穆识于台北士林之外双溪
时为八十九年之诞辰

① 新校本编者按：《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》上下两篇、《略论朱子学之主要精神》、《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》共四文，已移入他书，不附于此。详情请参阅《新校本说明》。

目 录

序 / 1

朱子四书集义精要随劄 / 1

大 学 / 2

论 语 / 24

孟 子 / 109

中 庸 / 140

周濂溪通书随劄 / 155

近思录随劄 / 191

朱子四书集义精要随劄

朱子成《论语孟子集注》，《大学中庸章句》，为其毕生瘁精尽力之作。而务求简明，下语不多。在其《文集》《语类》《四书或问》诸书中，逐章逐句，讨论发明，为《集注》《章句》所未及者，实繁有之。后人荟萃为《朱子四书集义》。元初刘因静修加以删节，为朱子《四书集义精要》。其书后世少流传。故宫博物院就元刊本重为印行。余自八十后，两目模糊，不能读书。惟此书字大逾恒，勉得诵览。又可遇倦即止，不须通篇读下。余八十七岁生辰之前，天暑蒸溽，偶取此书，晨夕伏案，藉资消遣。随有劄录，管窥蠡测，聊以成编。工毕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之四日，在余八十七生辰后二十五日。先后亦几两月之久矣。耄老荒昧，仍复惜而存之，读者幸加鉴谅。

大 学

一

朱子曰：

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，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。
故为学要先识其外面规模如此之大，而内用工夫以
实之。

今按：程、朱表章四书，其义在此。如《大学》一篇，明
明德亲民以止于至善，此即其规模之大也。然尽在外面。至于
舍此而仅求独善其身，则本末、内外、先后、大小之辨，便已
失之。近人疑程、朱理学偏重内，可于此知其非矣。

朱子又曰：

吾儒必读书，逐一就事物上穷理。异端之学，一切扫去，空空寂寂，然乃谓事已了。若将些子事付之，便都没奈何。

则谓程、朱内究心性，看轻外面事物实用处，必误无疑。若以当前中西学术相比，则可谓西学重外，中学重内。中学内究心性，而西学不之及。此又所从言之各异，当加明辨。

二

朱子曰：

虚灵不昧便是心，此理具足于中，无少欠阙，便是性。禅家则但以虚灵不昧者为性，而无具众理以下之事。

今按：中国传统文化可称为“人本文化”，以其一切以人为本。人间众事，是非得失，不衡量以人心，则何由而判。故曰：“虚灵不昧，此理具足。”万物各有理，岂能具足于人心。西方科学家各就物处求理，尽可与人无关。如生物学研究一切生物之理，钻寻无微不至，然与人生之理，则有相距甚远，渺不相关者。人生当何去何从，生物学家转置一旁，不加理会。亦可谓有得于物性，却无得于人性，此与禅家有何不同。

朱子曰：

人只一心为本，存得此心，于事物方知有脉络贯通处。

今按：人生以己之一心为本，此语无可怀疑。人心与外面事物之脉络相通处，中国人即谓之“理”。若略去人心，必从客观来外求物理，则原子弹可以多杀人，亦是物理。但人理中决不许其如此。今日西方文明多从物理来，但不求人理。原子弹发明，特其后起之一项而已。其他机械，有害人理者，多可类推。兹不详论。

三

朱子曰：

悚然一念，自觉其非，便是明之之端。

今按：可见《大学》言“明明德”，乃指明人道，非是明物理。

又曰：

“明德”统言在己之德，本无瑕垢。“至善”指言理之极致，随事而在。

又曰：

“善”字轻，“至”字重。

今按：科学发明亦可谓是人之明德，亦未尝不有善。但不得谓其皆是“至善”。今日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皆赖科学发明，其事岂尽属至善乎？中国人非反科学，但科学亦须“止于至善”始得耳。

四

朱子曰：

“静”是就心上言，“安”是就身上言。静、安颇相似，安盖深于静也。

今按：是心静了，还求能身安，则身之安更进于心之静。何得谓宋儒重言心，轻言身。理学家语必归落到实际人生上，亦岂空作哲理高论，便算能事已尽。

又曰：

公但能守得块然黑底虚静，不曾守得那白底虚静，须将那黑底打成个白底，使其中东西南北玲珑透彻，虚明显敞，如此方是虚静。若但守得黑底虚

静何用。

今按：朱子此处分别“黑的虚静”与“白的虚静”，可谓发人所未发，言人所未言。道家好言虚静，《庄子》书中并屡引颜渊为说。周濂溪言：“志伊尹之所志，学颜子之所学。”颜子之学，先有外面一套规模。庄老道家亦不得谓其非有外面一套规模，则其言虚静亦应是白底，非黑底。孔门四子言志，孔子有“吾与点也”之叹。亦因三子志于外，而曾点则有一番虚静之意。但曾点心中决不能如颜子般白。宋、明儒中亦多重视与点一叹者，不先存黑、白之辨，则终有病。西方人绝少言虚静，此亦中西文化一相异。

又曰：

定、静、安，是未有事时胸次洒然。虑是正与事接处对同勘合也。

今按：西方人只注意与事接处，事后乃觅一段休闲娱乐时间。然仍与事接，特转换一对象耳。不似中国人要一“胸次洒然”时。

又曰：

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五字，是功效次第，不是工夫节目。定、静、安三字须分节次。其实知止后皆容易进。能虑、能得最是难进处。多是至安处住

了。能虑去能得地位虽甚近，然只是难进。挽弓到临满时，分外难开。

今按：近人好言进步，实是要先知止，始能进。否则今日进了，若见为昨日之未进，即是退。明日进了，又见为今日之未进，仍是退。岂不永求未来之进步即见为以往之退步，进退漫无标准而永无止境乎？

又功效与工夫不同。朱子又说：

工夫全在知止，能字盖滔滔而去，自然如此者。

又说：

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。

今按：此处却是中国文化传统义、利一大辨所在。所谓事理，乃指其事该如此。所谓“得”乃指此事达到该如此地位，亦即所谓“义”。非是其事要达到我所欲的地位，此则为“利”。为父当知止于慈，为子当知止于孝。知一止处，自能定，能静，能安，能虑，而后能得。所得仍是此慈孝止处。而对如何慈、如何孝的功效次第，则逐步有进了。此与近代西方科学进步的观念大不同。